

兰亭序杀局

王觉仁◎作品

II 天刑劫

兰亭序杀局



CS

湖南文艺出版社

精英天卷
CS8007



王觉仁◎作品

Ⅱ 天刑劫

兰亭序杀局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兰亭序杀局 . 2 / 王觉仁著 . — 长沙 : 湖南文艺出版社 , 2017.10
ISBN 978-7-5404-6100-3

I. ①兰… II. ①王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236126 号

©中南博集天卷文化传媒有限公司。本书版权受法律保护。未经权利人许可，任何人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本书包括正文、插图、封面、版式等任何部分内容，违者将受到法律制裁。

上架建议：长篇小说

LANTING XU SHAJU 2

兰亭序杀局 . 2

作 者：王觉仁

出 版 人：曾赛丰

责任编辑：薛 健 刘诗哲

监 制：于向勇 秦 青

策划编辑：马占国 徐 娅

营销编辑：刘晓晨 刘 迪 罗 昕

版式设计：潘雪琴

封面设计：VIOLET

出版发行：湖南文艺出版社

(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 508 号 邮编：410014)

网 址：www.hnwy.net

印 刷：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：新华书店

开 本：787mm × 1092mm 1/16

字 数：433 千字

印 张：23.5

版 次：2017 年 10 月第 1 版

印 次：201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：ISBN 978-7-5404-6100-3

定 价：39.80 元

质量监督电话：010-59096394

团购电话：010-59320018



目 录

兰 亭 序 杀 局

第一章·追逃 001

昨天，他还是一个前程似锦的玄甲卫郎将、一个朝野瞩目的青年才俊；此刻，他却变成了一个朝不保夕的逃犯、一个人人得而诛之的乱臣贼子。

第二章·士族 020

李世民冷静了下来，把迄今为止获知的有关《兰亭序》的秘密从头到尾梳理了一遍，发现自己忽略了一个重大的追查方向：士族。

第三章·告密 034

在裴廷龙身后不远处的一棵树下，两名甲士一左一右看守着一个人，他就是告密者。

第四章·围捕 051

萧君默在洞中只爬出两步，便听身后轰然一响，眼前顿时陷入一片黑暗。

第五章·袄教 071

苏锦瑟感觉一股强烈的热浪袭来，下意识抬手遮挡，却见自己抬起的不是手，而是皮肉尽去的森森白骨……

第六章·坠崖 088

就在她迈出第四步的时候，突然一脚踏空，整个人仰面朝天从一个断崖上直直跌了下去……

第七章·陷阱 106

失去最后的知觉前，萧君默恍惚听见华灵儿附在他耳旁温柔地说：“奴家已经在千魔洞为你铺好了床榻，萧君默。”

第八章·浪游 126

他的目光无意中落到了高台的屏风上，那是他刚才来不及读的二十来个龙飞凤舞的大字草书。才读了几个字，他便怔住了，眼中闪现出一种绝处逢生的光芒。

第九章·易容 142

很快，五个人便全部易容完毕。他们各自凑到铜镜前，发现镜中的自己完全变成了一个陌生人，不得不佩服千面狐的手艺。

第十章·伏法 161

城楼外的这根旗杆，此刻挂的不是旗，而是人头，两颗血淋淋的人头。

第十一章·夜杀 177

正当辩才万分惊喜之际，一个头戴面罩的黑影突然从多闻天王塑像的背后蹿了出来，手中匕首寒光一闪，在玄观左胸刺了一下。

第十二章·行刺 193

对于真正的杀手来讲，很多东西都可以成为杀人的武器，比如现在的这根筷子。

第十三章·接头 208

萧君默没想到，辩才与东谷先生郗岩的接头方式，竟然是通过城南的一家棺材铺，而随后的接头地点，竟然是在江陵西郊的一处墓地。

第十四章·三觔 223

三枚巴掌大小的青铜牌子放在案上，一块圆形，一块方形，一块六角形，上面有一个相同的阳刻文字：觔。

第十五章·脱困 236

“时时可死，步步求生。”萧君默道，“我不怕死，不等于我就不惜命。何况还有许多事等着我去做，我为什么不逃？”

第十六章·真迹 251

辩才解开卷轴上的丝绳，怀着异常肃穆的神色，缓缓将字帖展开——天下第一行书《兰亭序》的庐山真面，就此袒露在萧君默和众人面前。

第十七章·生父 269

尽管她深深地恨着这个突然冒出来的亲生父亲，可此刻她却分明能感受到：他的眼泪是真诚的。

第十八章·砚书 283

在这卷法帖的字里行间，有某些细如发丝的褐色线条正若隐若现——只要把法帖靠近火堆，线条便明朗起来；一拿开，线条便又隐匿不见。

第十九章·舞雩 296

萧君默大为惊愕，努力想让自己恢复清醒，但眼前的一切却剧烈地摇晃了起来。他看见袁公望的脸上露出了一丝狞笑。

第二十章·盟主 314

她神色一凛，顾不上理会绿袖，缰绳一提便要追上去，郗岩忽然伸手一拦：“楚姑娘，盟主有令，咱们得待在这儿。”

第二十一章·做局 327

“现在想什么办法都来不及了。”萧君默神情凝重，“非常时刻，只能采取非常手段。是成是败，就看今夜这一搏了！”

第二十二章·夜宴 344

萧君默暗暗打定主意，如果过一会儿裴廷龙他们还不出现，他或许只能走最后一步——拼尽全力杀死齐王，即便跟他同归于尽也在所不惜！

第二十三章·虚舟 359

等着我桑儿，在长安等我。世上没有任何人可以把你从我身边夺走，哪怕是你的亲生父亲。世上也没有任何力量可以把我们分开，哪怕是血火和刀剑，哪怕是死亡……

黎明时分，萧君默一行进入了蓝田县境。

秦岭山脉莽莽苍苍，群峰绵延，一条驿道在崇山峻岭间蜿蜒伸展。

由于失血过多，萧君默一直昏迷不醒，楚离桑三人不敢再前行，只好在一座名为韩公坂的山岭上，找了一间破败的土地庙暂时栖身。随后三人分头行动：由楚离桑在庙中照料萧君默；辩才懂些医术，负责到庙后的山上去采止血的草药，如三七、仙鹤草、白芨之类；米满仓则负责到附近村落去跟村民买食物、衣服等急需物品。

二人回来后，和楚离桑一起捣了草药，然后脱下萧君默的铠甲，把药敷在他的伤口上，再绑上绷带，忙活了半天，总算把血给止住了。米满仓跟村民买了些煮熟的小米粥，用瓦罐装着。趁着还有些温热，楚离桑也顾不上腹中饥饿，一勺一勺地给萧君默喂了半小罐。慢慢地，萧君默脸上有了一丝血色，楚离桑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。

随后，三人各自脱下血迹斑斑的铠甲，换上米满仓买回来的粗布衣服，然后把剩下的粥分着吃了。收拾停当，时辰已将近中午了，三人都觉睡意袭来，于是眼睛一闭，各自倒头大睡……

萧君默迷迷糊糊醒过来的时候，夕阳的余晖正透过庙墙上的圆窗斜射进来，照在他的脸上。他扭头一看，辩才三人都还在沉睡，又环视这间神像坍塌、蛛网盘结

的破庙，一时竟有些恍惚，不知自己身在何处。

他艰难地坐起来，感觉全身上下的伤口都在隐隐作痛。

旁边放着一套干净的粗布衣裳，萧君默忍着疼痛，穿上了衣服，然后慢慢爬起来，走到庙门口，在台阶上坐了下来。

在这种逃命的时候，所有人都呼呼大睡可不妙，总得有人站岗放哨。

萧君默举目四望，但见周遭群山逶迤，当是秦岭无疑。想来辩才他们定是为了给他止血疗伤，才不得不在此停留。此地离长安很近，非常危险，照理应该赶紧离开，可听着他们三人因极度疲惫而发出的鼾声，他又实在不忍心叫醒他们。

此时，一枚浑圆的落日正悬浮在黛蓝的远山之上，绚烂的晚霞把西边天际涂抹得一片猩红，天地寂静无声，景致凄美而苍凉。萧君默朝着西北方向的天空极目远眺，那里就是他曾经生活了二十多年却刚刚拼死逃离的长安。

昨天，他还是一个前程似锦的玄甲卫郎将、一个朝野瞩目的青年才俊；此刻，他却变成了一个朝不保夕的逃犯、一个人人得而诛之的乱臣贼子。

一夜之间，一切已经恍如隔世。

昨日的三千繁华鲜衣怒马，当初的踌躇满志意气风发，犹如骄阳下的冰雪刹那消融，亦似指缝间的流沙倏忽散尽，只剩这残阳夕照和荒山古庙，陪伴着他这个丧失了过去也看不清未来的一无所有的人。

这种感觉就像是从一场美妙的梦境中突然醒来，又像是从现实中突然跌入一个可怕的梦境。尽管萧君默是主动选择了这条路，可猝然发生的一切还是让他感到了一种庄周梦蝶般的恍惚和忧伤。

一只红顶白羽的鹭鸟从他的头顶低低掠过，丢下几声哀婉的鸣啭，惶惶然飞进了不远处的一片冷杉树林中。不知它是不是因为迷路而离开了同伴，但愿它能在夜色降临之前找到归巢。萧君默想，其实现在的自己比这只鹭鸟更加迷惘，因为前路茫茫，这场逃亡很可能没有归宿，但却随时随处都可能是终点。

当然，即便死亡随时可能出现，萧君默也并不会因此心生恐惧或顾影自怜，他只是希望在死神伸出冰冷的白爪攫住他之前，上苍能保佑他把该做的事情一一做完。

破解《兰亭序》之谜，把辩才送到他想去的地方，然后为养父报仇，便是他接下来必须做的事，也是他无可推卸的责任。如果说在这些责任之外还有什么令他牵挂的，那便是楚离桑了……

天色一点一点地暗淡下来，楚离桑不知何时站在了他的身后。

萧君默察觉到动静，回头冲她一笑，拍了拍身旁的台阶，示意她过去坐。

见萧君默这么快就能自行活动，楚离桑既欣慰又有些意外。想来这玄甲卫也不是白当的，身体素质果然比一般人强得多。

方才他昏迷时，楚离桑抱着他喂粥，一点也不觉尴尬，此刻与他四目相对，却忽然有些羞涩。她犹豫了一下，走过去坐在了台阶的另一端。

“总算逃出来了，你和你爹有何打算？”萧君默问。

楚离桑茫然地摇了摇头。天下之大，她现在竟不知何处可以栖身，心中只觉一片怅惘。

“你爹既然选了这个方向，心里应该是有主意了。”

长安是大唐帝京，周边有四通八达的驿道通往天下各个州县。萧君默想，辩才既然选了东南方向，必是不打算回伊阙了，而是准备出武关、下荆楚，再沿长江往中下游行去。

其实从昨夜到现在，楚离桑一直有些迷糊。昨夜他们从长安东北面的龙首原逃出后，辩才便一马当先折往东南方向，并未跟她细讲要去哪里，然后便一路疾奔至此。楚离桑从未出过远门，也搞不清哪儿是哪儿，现在听萧君默这么一说，心想父亲肯定也不会毫无目的地乱走，定然已有明确去处，顿觉心安了一些。

“那你呢？你做何打算？”楚离桑问。

“帮人帮到底，送佛送到西。”萧君默不假思索道，“既然把你们从官里带了出来，自然要护送你们到目的地。”

“那……以后呢？”

昨夜这一番生死与共，早已拉近了楚离桑和萧君默的距离，所以她心里竟隐隐有一丝不希望他离开的感觉。

“以后？”萧君默一笑，“以后我就知道了，也许是浪迹天涯、四海为家吧。”

“你家里，还有什么亲人吗？”

萧君默神色一黯：“原来还有我爹，可他不久前……亡故了。”

楚离桑有些意外，连忙说了声“对不起”，然后不知怎么就想起了桓蝶衣，忍不住道：“其实你还是亲人的。”

萧君默不解地看着她。

“你那个师妹，桓蝶衣，她好像……挺喜欢你的。”

萧君默一愣，赶紧道：“呃，她也可以算亲人吧，我和她从小一块长大，后来又一起在玄甲卫任职，所以，她就像是亲妹妹一样。”

“是吗？”楚离桑表情怪怪的，“人家桓姑娘可是对你一往情深，你这么说，

不是辜负人家了吗？”

萧君默咳了咳，不愿再谈这个话题，忙道：“咱们眼下还在关中，朝廷的人随时会追过来，待会儿恐怕得把你爹和满仓叫醒，咱们得连夜赶路。”

楚离桑不无担忧地看着他：“可你身上的伤……”

“我没事。”萧君默轻描淡写道，“干我们这行，受伤是家常便饭。要是受点伤就躺下，还怎么破案抓人？”

一说到这儿，萧君默马上想到自己眼下已非玄甲卫，而是玄甲卫追捕的对象，不觉苦笑了一下。楚离桑看出了他的心思，心中也觉歉然，便道：“都怪我们连累了你，毁了你的大好前程，还让你变成了逃犯。”

“这是我自愿的，怎么能怪你们呢？”萧君默道，“何况我之前不也害了你们吗？这就叫一报还一报，咱们扯平了。”

“其实就算皇帝不派你来抓我爹，也会派别人来。我之前总是怪到你头上，这对你……有点不太公平。”

萧君默一笑：“你现在怎么如此通情达理了？”

楚离桑眉头微蹙：“听你这意思，好像我以前很不讲理似的？”

萧君默又笑了笑：“以前嘛，是有点。”

楚离桑柳眉一竖：“我哪儿不讲理了？”

“你自己回想一下，跟书生周禄贵打交道那会儿。”

楚离桑一听，这才想起跟那个“呆子”相处的一幕幕，顿时有些忍俊不禁：“那个呆子，迂腐木讷、傻头傻脑的，我不过是对他凶一点而已，哪有不讲理了？”

“你说得也是，那家伙确实有些呆傻，也难怪你凶他。”萧君默笑，“其实别说你了，就连我自己，有时候都忍不住想抽他两下。”

二人说笑着，仿佛把周禄贵当成了一个真实存在的人，一边觉得好玩，一边又都有些说不出的怅然。萧君默一声叹息：“现在想想，我倒宁可自己就是周禄贵。”

楚离桑虽然明知道那是个根本不存在的人，但不时还是会想起他，现在听萧君默这么一说，发现两人居然都有同感，不禁也叹了口气：“那个呆子虽然有些迂，可他是个有情有义的人。”

“你是在夸我吗？”

“我是在夸周禄贵。”

二人相视一笑，但笑容中分明都有些无奈和伤感。

此时暮色已徐徐降临，山下忽然传来嘈杂的声音，有星星点点的火把从几个方向朝山上围了过来。二人同时一惊，立刻起身。萧君默还有些虚弱，身子晃了晃。

楚离桑要去扶他，萧君默摆摆手：“快把你爹和满仓叫起来，咱们得赶紧走。”

楚离桑跑进庙里叫醒了他们。米满仓迷迷糊糊地坐起来：“怎，怎么了？”

“追兵到了！”萧君默步履艰难地走进来。

米满仓一跃而起，满脸惊惶：“是，是玄，玄甲……”

“不是玄甲卫。”萧君默捡起地上的佩刀分别扔给三人，“应该是朝廷的海捕文书发到蓝田县了。你白天到村里买东西，肯定有人注意你了，所以县廨来人一问，马上就能猜到咱们躲在这里。”

“这，这么快？”米满仓双手紧紧抱着装满金锭的包裹，没接住萧君默扔过来的刀，佩刀当啷一声掉到了地上。

萧君默苦笑，只好帮他把刀捡起来：“已经比我预料的慢了。”

楚离桑一听，才知道萧君默方才忍着伤痛坐在外面，其实是在帮大伙放哨，心里不禁颇为感动，对萧君默又增添了几分敬佩。

“他们人好像很多，咱们要往哪里跑？”楚离桑焦急。

“法师，”萧君默问辩才，“白天你到后山采药，应该顺便探路了吧？”

辩才点点头：“没错，后山有一条小道，可以通往山里。我先去牵马。”说完率先从后门跑了出去。

“走！”萧君默一手抓着一把佩刀，肩还背着包裹，行动颇为不便。楚离桑不由分说，把他身上的东西都抢了过来，然后又一把抓过米满仓怀里的包裹，没好气道：“东西给我，你去背萧郎！”

“不必，我自己能走。”萧君默道。

“你都瘸成这样了，还嘴硬！”楚离桑瞪他，“你想害死大伙吗？”

萧君默只好笑笑闭嘴。

米满仓一直盯着楚离桑手上的包裹：“你，可得，小，小心……”

“放心啦，丢不了你的！”楚离桑白了他一眼，“都什么时候了还磨磨叽叽，真是要钱不要命的主！”

米满仓嘿嘿一笑，这才背起萧君默。三人快步走出了破庙，辩才刚好把马牵了过来。四人各自骑上一匹，向后山驰去，很快便消失在了夜色之中。

破庙前，一群举着火把的捕吏正带着百十个青壮村民从各个方向迅速逼近……

李世民一夜未眠，睁着血红的眼睛坐在两仪殿中，听着禁军侍卫进进出出奏

报，却始终没有辩才父女的消息，气得掀翻了御案。等到禁军在太极宫中折腾了一夜，次日又在禁苑内外实施了地毯式搜索，最后仍旧一无所获，李世民才无奈地意识到：辩才父女跑了！

李世勣在四更时分得到了消息，慌忙起床，赶到宫中，与李安俨等禁军将领一起组织搜捕，同时细细询问了案情经过，随即向李世民奏报：劫走辩才的宦官米满仓及另两名被诛的宦官都只是从犯，主谋另有其人；且此人胆大心细、武功高强、计划周密，很可能是禁军的人。

李世民立刻命禁军清点人头，结果很快就报了上来：除当晚被杀的禁军士兵外，所有人员全部在岗。李世民沉吟半晌，忽然问李世勣：“你说主谋之人胆大心细、武功高强，难道不会是你玄甲卫的人吗？”

李世勣一惊，当即回衙署清查，发现除了外派执行任务的人员之外，唯一失踪的人竟然是萧君默！李世勣万万不敢相信萧君默会是这个劫走辩才父女的“主谋”，立刻把桓蝶衣找来，问她可知萧君默去向。

桓蝶衣一开始还强作镇定，不一会儿便眼眶泛红。李世勣心中大惊，连忙屏退左右，质问她到底怎么回事。桓蝶衣的眼泪吧嗒吧嗒地往下掉，断断续续地讲了事情经过，不过隐瞒了萧君默等人最后的逃亡方向。

李世勣听完，如遭电击，脸色唰地一下就白了，眉头拧成了一个深深的川字。

是日午后，李世勣硬着头皮入宫向李世民禀报，但只说萧君默失踪，不敢提及桓蝶衣。李世民闻言，也觉难以置信，马上命李世勣查抄萧宅。不料，玄甲卫的人赶到萧宅时，却见人去屋空，半个人影都没有。他们当然不知道，萧君默早在行动之前便给何崇九等下人仆佣全都发了遣散费，让他们各自回乡了。

如此一来，萧君默的嫌疑越发坐实。李世民雷霆大怒，立刻下令发布海捕文书，并命人画了辩才、楚离桑、萧君默、米满仓四人的画像，命驿马以八百里加急的速度传发各道州县。

蓝田县距长安不过七八十里，当地县令日落前便接到了海捕文书。他不敢怠慢，立刻命所有捕吏全部出动，到下辖各村镇走访巡查，旋即在傍晚时分发现了可疑目标……

发布海捕文书的同时，李世民也给李世勣下了死令，命他不惜一切代价将萧君默等人捉拿归案。李世勣诚惶诚恐，连声请罪。李世民脸色铁青，冷冷道：“萧君默是你一手教出来的好徒儿，又是最信任的属下，如今竟然背叛朝廷，你自然是难辞其咎！不过，眼下正是朝廷用人之际，朕暂且不治你的罪，就看你能否戴罪立功，给朕一个交代了。”

李世勤汗流浃背，连连磕头谢恩，之后匆匆回到衙署，调集了十几路人马，沿长安通往四方的每一条驿道分头追捕。桓蝶衣虽然身为队正，却被摒弃在了这次任务之外。她知道，舅父一来是担心她的安全，二来也是怕她跟萧君默的关系会影响抓捕行动。

桓蝶衣没有去求李世勤，而是瞒着他偷偷出了城，来到了龙首原。

当她策马立于昨夜站过的那片高岗之上，泪水便再次模糊了双眼。她内心万分矛盾，既想赶快找到萧君默，又不知找到他以后该怎么办。最后，她只能告诉自己：先找到人再说。

从龙首原往东，分别有三条宽阔平坦的驿道：东北方向，出蒲津关，可前往河东、河北；正东方向，出潼关，可前往洛州及中原一带；东南方向，出武关，可下荆楚，前往长江中下游地区。

桓蝶衣极目四望，最终凭直觉选择了东南方向，拍马向原下驰去……

李世勤忙了一天，回到府中，不见桓蝶衣，忙问夫人。夫人说桓蝶衣傍晚时候回来了一趟，匆匆打了一个包裹便又出门了，连晚饭都没吃，问她要去哪儿，只说是出任务。李世勤闻言，苦笑了一下，没再说什么。

孩子长大了，就只能由她去了。李世勤无奈地想，就像他万万没料到萧君默会去劫辩才一样，他同样无法阻止桓蝶衣去做她想做的事。恍惚间，他仿佛还能看到一个小男孩和一个小女孩正缠在他膝下，吵着让他教他们武艺，可一转眼，这两个孩子便都已长大成人，有了他看不透、料不到的心思，也有了他们对自身命运的考虑和抉择。对此，李世勤又能怎么办呢？

除了在心里默默祈祷上苍，让它保佑这两个孩子平安无事之外，李世勤只能望着窗外漆黑如墨的夜空，发出苍凉一叹。

山间小道，崎岖难行，几乎伸手不见五指。

萧君默四人摸黑行走了一个多时辰，确定身后没有追兵，才下马歇息，点了一堆篝火，然后围坐在一起，商量下一步行动。

“法师，”萧君默道，“您既然选了武关方向，应该是想好去处了吧？”

辩才想了想，模棱两可道：“贫僧是想到荆楚一带，去见几个老朋友。”

萧君默点点头：“既然如此，在下当陪同你们前往。”

辩才迟疑了一下：“萧郎，你舍命救出我们父女，贫僧万分感激，可眼下你伤势不轻，还是……还是先找个安全的地方养伤吧。”

楚离桑看了父亲一眼，感觉他虽然话说得好听，其实却是想甩掉萧君默，心里

老大不乐意，便道：“爹，你说得对，萧郎对我们有救命之恩，咱们是该先陪他把伤养好，然后再上路。”

她故意在“陪他”二字上加重了语气。辩才一听，有些尴尬：“关键得看萧郎自己是什么想法。”

萧君默早已看出辩才的心思，便笑笑道：“既然法师急着要去找朋友，那在下跟着你们反而是个拖累。就照法师说的办吧，我找个地方养伤，你们抓紧上路。”

“不行！”楚离桑大声道，“你伤得这么重，我们谁也不能丢下你。”说完便冲米满仓眨了眨眼。米满仓会意，忙道：“对，不，不能丢，丢下你。”

“你还是去当你的富家翁吧。”萧君默笑，“有多远跑多远，别被我给拖累了。”

“你把满仓当什么人了？”楚离桑白了他一眼，然后看着米满仓，“满仓可是很讲义气的人，他怎么可能丢下你不管呢，对不对满仓？”

米满仓被她一激，顿时挺了挺胸膛：“当，当然，我这人虽，虽说爱，爱钱，却也重，重义。”

萧君默听着他们一唱一和，又看看辩才愁眉不展的样子，知道自己没必要开口，便笑笑不语了。楚离桑不悦地看着父亲：“爹，你到底怎么想的？”

辩才回过神来，无奈一笑：“我的本意也是如此，万事都要等萧郎伤好了再说。只是，这荒山野岭、人地两生的，上哪儿找安全的地方养伤？”

楚离桑和米满仓闻言，也都有些茫然，不约而同地看向萧君默。

萧君默略一思忖，心中便有了主意。

桓蝶衣连夜赶到蓝田县城北门的时候，恰好遇见罗彪带着一队玄甲卫正要出城。

“蝶衣？你怎么来了？”罗彪诧异。

“大将军让我来给你和弟兄们搭把手。”桓蝶衣道，“怎么，不待见我？”

“哪能呢？”罗彪嘿嘿笑道，“有桓大美女做伴，这一路不就有趣多了吗？我罗彪求之不得！”

“你们怎么出城了？要去哪儿？”桓蝶衣没心思跟他瞎扯。

“蓝田县令查到他们的踪迹了，就在西北面的韩公坂。”

桓蝶衣一听，立刻掉转马头，鞭子一甩，朝西北方向疾驰而去。罗彪摇头笑笑，带着手下紧跟了上去。

约莫两刻之后，桓蝶衣和罗彪站在了韩公坂那间破败的土地庙内。一个蓝田县

的捕头把情况大致介绍了一下，结论很简单：萧君默一行在这庙里待过，然后从后山的一条小道跑了。

“那你们干吗不追？”罗彪瞪眼。

捕头陪着笑：“那条山道崎岖难行，大白天都摔死过人，何况这黑灯瞎火的……”

“怕走夜路还干什么捕头？”罗彪骂道，“快走，给老子带路！”

罗彪硬逼着捕吏们打上了十几盏灯笼，快马加鞭地走了半个多时辰，终于在山道旁发现了萧君默等人歇脚的地方，地上明显有烧过篝火的痕迹。

“从这条山道可以绕过蓝田县城吗？”桓蝶衣问捕头。

“已经绕过来了，咱们现在就在县城南边。”

“这条道通往什么地方？”

“那可就数不清了。前面那些山都有村子，到处都有岔道，山连着山，道连着道，卑职虽说是这儿土生土长的，也从没弄清楚过。”

桓蝶衣眉头微蹙，望着远方黑黢黢的群山，顿时有些茫然。罗彪在一旁嘀咕：

“这么大大一片山，得找到什么时候？”

“只要通知武关严防死守，别让他们出关，总能找到。”桓蝶衣说完，又一马当先地朝前驰去。捕头慌忙打着灯笼紧随其后。

“老大，”一个手下凑近罗彪，坏笑道，“瞧桓队正这急不可耐的架势，到底是抓逃犯呢还是追情郎呢？”

桓蝶衣喜欢萧君默，在玄甲卫早已是公开的秘密。

“闭上你的鸟嘴！”罗彪大眼一瞪，“再乱放臭屁，老子就把你嘴巴缝上！”

深夜，长安青龙坊的石桥下。

王弘义负手立在渠水旁，身后的暗处站着玄泉。

“又是萧君默！”王弘义冷笑道，“看来这小子是跟咱们铆上了。”

“属下有负重托，还请先生责罚。”玄泉依旧用一种经过掩饰的声音说话。

王弘义沉默片刻，道：“责罚就免了，我知道，你已尽力。那两位牺牲的弟兄，要好生抚恤。”

“属下明白。”

“话说回来，萧君默弄这么一出，倒也不见得是坏事。”

“先生的意思是，他这么做，反而帮咱们守住了《兰亭序》的秘密？”

“正是。杀辩才是不得已的下策，他现在把辩才弄出来，其实是帮了咱们一个

大忙。”王弘义转过身来，“知不知道他们往哪个方向逃了？”

“据最新情报，应该是武关方向。”

“武关？”王弘义沉吟着，似乎明白了什么，嘴角浮起一丝笑意，“很好！你要盯紧点，有任何进展随时奏报。”

“属下遵命。”

王弘义在长安的宅子，位于青龙坊东北隅的五柳巷，离石桥不远。宅子的位置很偏僻，青瓦灰墙，看上去毫不起眼，但占地面积很大，前后共有五进。这是王弘义十多年前买下的宅子，也是他在长安不为人知的主要据点之一。

将近子时，王弘义回到宅子，看见苏锦瑟已经做好了消夜在等他。

苏锦瑟这些日子都住在青龙坊，目的是照料王弘义的生活起居，尽些孝道。

她的亲生父母当年都是王弘义的得力手下，可她刚一出生，父母便在一次行动中双双身亡，王弘义遂收养了她，从此待她如亲生女儿一般，自小就派专人教她琴棋书画、歌舞诗赋。几年前王弘义要派女子到长安平康坊潜伏，苏锦瑟便自告奋勇，执意要来。王弘义怕她被纨绔玷污，说什么也不同意，但苏锦瑟却一再坚持，说她只卖艺不卖身，吃不了亏。王弘义拗不过她，才勉强同意。

苏锦瑟拉着王弘义在食案前坐下，给他舀了一碗羹汤：“爹，您尝尝，这是我亲手做的冷蟾儿羹。”

王弘义笑着接过，舀起汤喝了一口，顿觉味道鲜美无比，不禁大赞：“锦瑟，你的手艺是越来越好了！有女如此，为父夫复何求啊！”

苏锦瑟也开心地笑了：“爹要是喜欢，女儿天天给您做。”

“你要是天天在这儿给我做汤，魏王岂不是要吃醋？”

“爹，您怎么说话呢？”苏锦瑟娇嗔道，“我又不是他什么人，他吃哪门子醋？”

王弘义微微一笑：“锦瑟，说到这儿，爹有一句话得提醒你，跟魏王在一起，只可逢场作戏，切勿动真情，知道吗？”

苏锦瑟一怔：“爹为何忽然说这种话？”

“因为，魏王只是咱们过河的一座桥，一旦到了对岸，桥也就没用了。既然如此，你又岂可对他托付终身？”王弘义的口气有些冷。

苏锦瑟惊诧：“爹，您不是一直说魏王博学多识、聪明能干，是所有皇子中最有资格成为储君的吗？”

“没错。”